

山家清事
宣政雜錄
碧湖雜記

清尊錄
續墨客揮犀
大唐傳載



山
家
清
事

林
洪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山家清事（及其他五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山家清事

此據陽山顧氏文
房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山家清事目錄

相鶴訣

種竹法

酒具

山轎

山備

梅花紙帳

火石

泉源

山房三益

插花法

詩筒

金丹正論

食豚自戒

山家清事目錄

種梅養鶴圖記

江湖詩戒

山林交盟

山家清事

宋 可山人林 洪龍發著

相鶴訣

鶴不難相。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。夫頂丹頸碧。毛羽瑩潔。頸纖而修。身聳而正。足羶而節高。頗類不食煙火人。迺可謂之鶴。望之如鴈。驚鵝。鶴然。斯爲下矣。養以屋。必近水竹。給以料。必備魚稻。蓄以籠。飼以熟食。則塵濁而乏精采。豈鶴俗也。人俗之耳。欲教以舞。俟其餒而真食於閭遠處。拊掌誘之。則奮翼而喉若舞狀。久則聞拊掌而必起。此食化也。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。今仙種恐未易得。唯華亭種差強耳。

種竹法

岳州風土記。文心雕龍。皆以五月十三日爲生日。齊民要術。則以八月八日爲醉日。亦爲迷日。俱有可疑。比得之老園丁曰。種竹無時。認取南枝。又曰。莫教樹知。先鋸地令鬆且闊。沃以渠泥。及馬糞。急移竹多帶舊土。本者種之。勿踏以足。若換葉。姑聽之。勿遽拔去。又有二秘法。迎陽氣則取季冬。順土氣則取雨時。若慮風則去稍而縛架。連數根種則易生筍。過此謂有他法者。難矣哉。

酒具

山徑兀以蹇驢載酒。詎容毋具。舊有偏提。猶今酒甕。長可尺五。而甕容斗餘。上竅出入猶小錢大。長可五分。用塞。設兩環。帶以革。唯漆爲之。和靖翁送李山人。故有身上祇衣龕直掇。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。今世又有大漆葫蘆。隔以三酒下果皿中。上以青絲絡負之。或副以書篋。可作一担。加以雨具及琴。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。唯酒極當依沈制。用銀器一。

山橋

夏禹山行乘輜。漢南粵王輿。橋過嶺。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輜度嶺。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。車只宜平地。孰若今橋爲便。橋卽輜。固無疑矣。若山橋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。或施以青罩。用肩板。纜繩低與之。猶今貴介郊行者。良便遊賞。有如謝屐上山。則去前齒。下山則去後齒。非不爲雅。孰若今釘履爲便云。

山備

山深嵐重。仙道未能生薑。豈容不種。每旦帶皮生薑細嚼。熟酒下之。或薑湯亦可矣。

梅花紙帳

法用獨牀。傍植四黑漆柱。各掛以半錫瓶。插梅數枝。後設黑漆板。約二尺。自地及頂。欲靠以清坐。左右設橫木一。可掛衣。角安班竹書貯一。藏書三四。掛白塵一。上作大方目頂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。前安小踏牀。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。真香鼎。然紫藤香。中只用布單楮衾。菊枕蒲褥。乃相稱道人。還了鴛鴦債。紙帳。

梅花醉夢間之意。古語云。服藥千朝。不如獨宿一宵。儻未能以此爲戒。宜亟移去梅花。毋污之。

火石

語曰。鑽燧改火。化書云。陽燧召火。方珠召水。燧。日中取火鏡也。入夜則當以石。今崑山石也。或竹木相戛。如鋸木然。亦可矣。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。如法。燭及燈皆所當備。若能拾乾薪。掃落葉以儲之。尤見有微桑未雨之意。

泉源

臘月。剖修竹相接。各釘以竹丁。引泉之甘者。貯之以缸。杜甫所謂。剖竹走泉源者。此也。又須愛護用之。諺云。近水惜水。此實修福之事云。

山房三益

秋采山甘菊。花貯以紅綦布囊。作枕用。能青頭目。去邪穢。采蒲花如柳絮者。熟輾。貯以方青囊。作坐褥。或臥褥。春則暴收。甚溫煖。雖木綿不可及也。采松樛枝作曲几。以靠背。古名養和。

插花法

插梅。每旦當刺以湯。插芙蓉。當以沸湯。閉以葉少項。插蓮。當先花而後水。插梔子。當削枝而槌破。插牡丹。芍藥及蜀葵。萱草之類。皆當燒枝。則盡開。能依此法。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。

詩筒

白樂天與元微之。常以竹筒貯詩。往來賡唱。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。和節不防山之句。每謂既有詩筒。可毋吟箋。以助清灑。一日。許判司執中。遠以葵牋分惠。綠色而澤。入墨覺有精采。詢其法。乃得之北司劉廉靖。蹲采帶露葵葉。研汁。用布擦竹紙上。候少乾。用溫火熨之。許嘗有詩云。不取傾陽色。那知戀主心。此法不獨便於山家。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。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。

金丹正論

金取乎剛。丹取乎一。不剛以戒慾。不一以存誠。豈金丹乎。有如純乾卽丹也。自強不息卽金也。苟能剛毅。以行吾誠。則此丹可以存諸身。而施諸天下。豈小用哉。如欲舍此以求法。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。非鼻非口。非泥丸。非丹田。惟內腎一竅。名玄關。外腎一竅。名牝戶。牝戶毋所感觸。則精不外化。而後玄關可以上通。既通。則精氣流轉於一身。而復于元。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。至於調息心靜。則天地元氣。自隨節候。以感通。久而不爲物奪。自可以漸入天道。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。此愚夫也。何足以語道。蓋自古以來。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。

食豚自戒

僕舊苦臟疾。偶遇人語曰。但不食豚足矣。試之一歲。果爾。按本草云。其肉不可食。令人暴肥。而召風。又耗心氣。又文人尤所當戒。且食多忌。吳茱萸。白花菜。蕎麥。皆不可同食。由是久不食。而他病亦鮮。且覺氣爽。而讀書日益悟。始信不食豚之功大。或曰。事祠山者當戒。此恐未有所據云。

種梅養鶴圖記

擇故山濱水地。環籬植荆棘。間栽以竹。入竹丈餘。植芙蓉三百六十。入芙蓉餘二丈。環以梅。入梅餘三丈。重籬外。植芋栗果實。內重植梅。結屋前。茅後瓦。入閣名尊經。藏古今書。中屏書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字。進二丈。設長榻二。中掛三教圖。橫扁大可山字。上樓。祀事天地宗親君師。左塾訓子。右道院迎賓客。進舍三。寢一。讀書一。治藥一。後舍二。一儲酒穀。列農具山具。壁塗澤以芋。書田所畝三十。記歲入。一安僕役。庖廬稱是。童一婢。一園丁。二前鶴屋。養鶴隻。後犬十二足。驢四蹄。牛四角。客至具蔬食。酒核。暇則讀書課農圖事。毋苦吟以安天年。落成謝所賜。律身以廉介。處家以安順。待下恕。交鄰睦。爲子子孫孫悠久地。先大祖墳在唐。以孝旌。七世祖逋寓孤山。國朝諡和靖先生。高祖卿材。曾祖之召。祖全皆仕。父惠。號心齋。母氏凌姓。今妻德真女。張與。自曰小可山。家塾所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。大雅復古詩集。趙南塘趙玉堂序跋。西湖衣鉢樓秋房跋。文房圖贊。真西山跋。詩後。趙南堂跋。平衢寇碑。謝益齋史石窓陳東軒書。梅鶴圖。王潛齋擬晉唐帖并寄詩。陳習庵諾薦書。唐宋詩律。施芸隱詞。扣關奏本。上都賦一。續諷諫篇三十。所藏當世名賢詩帖不計百。江湖吟卷不計千。先和靖遺文二。祖收五斤鉄簡一。誥勅存三十。汀洲兄文雅禪書一家傳。慈湖太極圖。以辛卯火不存。其欲求趙子固水仙未能也。手抄經史節二。論策括二。志未遂而眼已花。此圖落成在何時。山有靈。將有大濟遇。姑錄其梗槩。少慰吾梅鶴云。

江湖詩戒

樽酒論詩江湖義也。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。甚者赭面裂眦。豈義也哉。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。使學騷者果如騷。選者果如選。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。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。柳文不可以入韓。各精其所精。如斯而已。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。此旣律彼。彼必律此。勝心起而義俱失矣。於是作戒曰。詩有不同。同歸於理。己欲律人。人將律己。全此交情。惟默而已。可與言者。斯可言矣。

山林交盟

山林交與市朝異。禮貴簡。言貴直。所尙貴清。善必相薦。過必相規。疾病必相救藥。書尺必直言事。初見用刺。不拘服色。主肅入。敍坐。稱呼以號及表字。不以官。講問必實言。所知所聞。事有父母者。必備刺拜。報謁同。自後傳入一揖坐。詩文隨所言。毋及外事。時政異端。飲食隨所具。會次坐序齒。不以貴賤。僧道易飲。隨量。詩隨意。坐起自如。不許逃席。乏使令。則供執役。請必如期。毋違客例。有幹實告及歸。不必謝。凡涉忠孝友愛事。當盡心無慢嫉。前輩須接誘後學。以共追古風。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。必不驕人。苟非其人。不在茲約。凡我同盟。願如金石。

清

尊

錄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清尊錄

此據古今說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清尊錄

政和初。冀州客次中。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。語未畢。而某官者至。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。某既再娶矣。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。如小兒吹叫子狀。三二日輒一至。某問之曰。君亦有形乎。曰有之。卽見形如平生。敍舊感泣。然近人輒引去。常相距十許步。因謂曰。昔爲夫婦。今忍不相親。於是相與坐堂中。某起執其手。則堅冷如冰鐵。妻勃然掣手去。後五日乃復來。慍曰。前日遽驚我何耶。某再三謝之。竟不可近。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。汝夫前妻爲恠。乃陰府失收耳。今已召捕且獲。後數日果絕。

建炎初。關陝交兵。京西南路安撫使司。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耨者。悉送官。違者以乏軍興論。金州石泉縣民楊廣。貲鉅萬。積粟支三十年。因是悒悒得疾。廣故豪橫。兼并其鄉鄰。甚患苦之。旣病篤。絕見惡人。雖妻子不得見。自隙窺之。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。累日所食方數尺。乃死。斂畢。棺中忽有聲。若槌踢者。家人亟呼匠欲啓棺。匠曰。此非甦活。殆必有恠。勿啓。其子不忍。啓之。則一驢躍出。嘶鳴甚壯。衣帽如蟬蛻然。家塾之隙屋中。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。忽跳齧婦臂。流血。婦羸暴忿怒。取抹草刀刺之。立死。廣妻遂訴縣。稱婦殺翁。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。備得其事。

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。育以爲子。數歲美姿首。民夫婦計曰。使女也。教之歌舞。獨不售數十萬錢邪。婦曰。固可詐爲也。因納深屋中。節其食飲。膚髮腰步。皆飾治之。比年十二三。燭然美女子也。攜至成都。教以

新聲。又絕警慧。益祕之不使人見。人以爲奇貨。里巷民求爲妻。不可。曰。此女當歸之貴人。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。踵門一覲而輒避去。猶得錢數千。謂之看錢。久之。有某通判者來成都。一見心醉。要其父。必欲得之。與直至七十萬錢。乃售。旣成券。喜甚。置酒與客飲。使女歌侑酒。夜半客去。擁而致之房。男子也大驚。遣人呼其父母。則遁去不知蹤跡。告官召捕之。亦卒不獲。時張子公尹蜀云。

鄭州進士崔嗣復。預貢入都。距都城一舍。宿僧寺法堂上。方睡。忽有聲叱之者。嗣復驚起。視之。則一物如鶴。色蒼黑。目炯炯如燈。鼓翅大呼甚厲。嗣復惶恐。避之廡下。乃止。明日語僧。對曰。素無此怪。第旬日前有叢栢堂上者。恐是耳。嗣復至都下。爲開寶一僧言之。僧曰。藏經有之。此新死屍氣所變。號陰摩羅鬼。此事王碩侍郎說。

狄氏者家故貴。以色名動京師。所嫁亦貴家。明艷絕世。每燈夕。及西池春遊。都城士女讌集。自諸王邸第。及公侯戚里。中貴人家。輿幕車馬相屬。雖歌姝舞姬。皆飾璫翠。佩珠犀。覽鏡顧影。人人自謂傾國。及狄氏至。靚粧却扇。亭亭獨出。雖平時妬悍自銜者。皆羞服。至相忿詆。輒曰。若美如狄夫人邪。乃敢凌我。其名動一時如此。然狄氏資性貞淑。遇族遊羣飲。澹如也。有膝生者。因出遊觀之。駭慕喪魂魄。歸悵悵不聊生。訪狄氏所厚善者。或曰。尼慧澄與之習。生過尼厚遺之。日日往。尼愧謝問故。生曰。極知不可。幸萬分一耳。不然且死。尼曰。試言之。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。大難大難。此豈可動邪。具道其決不可狀。生曰。然則有所好乎。曰。亦無有。唯旬日前。屬我求珠璣頗急。生大喜曰。可也。卽索馬馳去。俄懷大珠二囊。示尼曰。直二萬緡。願

以萬緡歸之。尼曰：其夫方使北，豈能遽辦如許償邪？生亟曰：四五千緡，不則千緡，數百緡皆可。又曰：但可動，不願一錢也。尼乃持詣狄氏，果大喜，玩不已。問須直幾何？尼以萬緡告。狄氏驚曰：是纔半直爾。然我未能辦奈何？尼因屏人曰：不必錢，此一官欲祝事耳。狄氏曰：何事？曰：雪失官耳。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。狄曰：持去。我徐思之。尼曰：彼事急，且投他人，可復得邪？姑留之。明旦來問報，遂辭去。且以告生，生益厚餉之。尼明日復往。狄氏曰：我爲營之良易。尼曰：事有難言者。二萬緡物付一禿媼，而客主不相問，使彼何以爲信？狄氏曰：奈何？尼曰：夫人以設齋來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可乎？狄氏頰面搖手曰：不可。尼慍曰：非有他，但欲言雪官事，使彼無疑耳。果不可，亦不敢強也。狄氏乃徐曰：後二日我亡兄忌日，可往，然立語亟遣之。尼曰：固也。尼歸及門，生已先在。詰之，具道本末。拜之曰：儀秦之辨，不加於此矣。及期，尼爲齋具，而生匿小室中，具酒殺俟之。晡時，狄氏嚴飾而至。屏從者，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：其人來乎？曰：未也。唄祝畢，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，寧麗見生，及飲具，大驚，欲避去。生出拜。狄氏答拜。尼曰：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，願勿辭。生固頎秀，狄氏頗心動，睇而笑曰：有事第言之。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勸之。狄氏不能卻，爲酬卮，卽自持酒酌生。生因徙坐擁狄氏曰：爲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擁之。卽幃中，狄氏亦歡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猶徘徊顧生，挈其手曰：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。夜當與子會。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，無闕夕，所以奉生者靡不至。惟恐毫絲不常其意也。數月，狄氏夫歸。生小人也，陰計已得狄氏，不能棄重賄，伺其夫與客坐，遣僕入白曰：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，久未得直，且訟于官。夫謬貽入詰。狄氏語塞曰：然。夫督取